

Jean Baudrillard  
Cool memories II : 1987-1990

冷记忆 1987—1990

(法)让·波德里亚 著  
张新木 王晶 译



棱镜精装人文译丛  
主编 张一兵 周 宪

# 冷记忆 1987-1990

Cool memories II : 1987-1990

(法)让·波德里亚 著 张新木 王晶 译

Jean Baudrillard

南京大学出版社

## 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冷记忆. 1987~1990/(法)波德里亚(Baudrillard, J.)著;

张新木, 王晶译. —南京: 南京大学出版社, 2013. 1

(棱镜精装人文译丛)

ISBN 978-7-305-10392-6

I. ①冷… II. ①波… ②张… ③王… III. ①随笔—  
作品集—法国—现代 IV. ①I565.6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2)第 190593 号

Cool memories II

de Jean Baudrillard

Copyright © Editions Galilée 1990

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copyright © 2007 Nanjing University Press

Through Garance Sun Agent Littéraire

All rights reserved

江苏省版权局著作权合同登记 图字:10-2007-077 号

出版发行 南京大学出版社

社 址 南京市汉口路 22 号 邮 编 210093

网 址 <http://www.njupco.com>

出 版 人 左 健

丛 书 名 棱镜精装人文译丛

书 名 冷记忆:1987—1990

作 者 (法)让·波德里亚

译 者 张新木 王晶

责任编辑 陈蕴敏 沈卫娟

照 排 南京紫藤制版印务中心

印 刷 常熟市华通印刷有限公司

开 本 787×960 1/32 印张 5.375 字数 69 千

版 次 2013 年 1 月第 1 版 2013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

ISBN 978-7-305-10392-6

定 价 26.00 元

发行热线 025-83594756

电子邮箱 [Press@NjupCo.com](mailto:Press@NjupCo.com)

[Sales@NjupCo.com](mailto:Sales@NjupCo.com)(市场部)

---

\* 版权所有,侵权必究

\* 凡购买南大版图书,如有印装质量问题,请与所购  
图书销售部门联系调换

*Each of them was born*  
*None of them were killed*  
*Everybody will be dead*<sup>①</sup>

---

① 原文为英文,意为“他们中每个人都出生了/他们中没有人曾被杀害/每个人都将走向死亡”。(本书所有注释皆为译注。)

一个大陆,由于其质量的庞大,使光线偏向,因此不能看到自身;使动力线偏向,因此不能遇见自身;使概念的光芒偏向,因此无法设想自身。

这样一个精神物体无疑是存在的,但它从不在我们面前出现,若出现,那是为了识别它在现实中孕育的微妙扭曲。

只有通过纯粹的类比,我们才能预感到它;只有通过纯粹的预测,我们才能依靠它。而今存在的只有紧闭的双眼,通过视网膜或者眼皮见到的只有

麦角酸<sup>①</sup>式的幻觉。但只需要稍稍注视这个物体，就能促使它发出额外的光芒。

这是绿光<sup>②</sup>的玄学：在白昼与黑夜之间，任何球体都可以归结为赤道上的一个点。

这是思想的绝对地平线。

所有境况都从一个物体、一个片段、一个现时的顽念中得到启发，却从来不从一个思想中获得灵感。各种思想来自四面八方，但它们被组织在客观的惊奇、物质的偏差或某个细节的周围。分析如同魔术，在无穷小的能量上耍把戏。

对于我，一个人工智慧的灵长类动物，屏幕还

---

① 麦角酸，一种毒品，服用后会出现瞳孔扩大、视力模糊或产生错觉（常看到鲜明的色彩移动）等症状。

② 绿光（Rayon Vert），一种特殊的光学现象。在日落之后和日出之前，有时在太阳上缘能看到绿色的闪光，通常只能维持1至2秒。这一现象也见于月亮和明亮的行星，如木星和金星等。

是屏幕。在电脑屏幕前，我搜寻着电影，找到的却只有字幕。荧屏上的文本既不是文本，也不是图像——而是一个过渡性的物体（视频就是一个过渡图像），只有将它从一个屏幕折射到另一个屏幕，变成互不连接的纯粹光谱信号时，才具有意义。

在思考邪恶问题时，最难办的就是将其从任何不幸和罪恶感的概念中清除出去。

是否应该真的强迫自己去思考？有时会觉得，另外一种经历，即思考和写作动力逐渐衰退的经历，或许会更加清新，更加奇妙。那么这种习惯的改变究竟能到什么地方？

任何宿命都位于相互无关紧要的进程的交汇处，因而相遇（包括爱情缘分）的概率微乎其微。但

这种最小的概率也夹带着一种预料，以神奇的速度增加着相遇的机会。宿命就像一个镜子游戏，自我安置在这种微弱概率和这个绝对预感的交汇处。

要为理论的曲解或误会辩护是没有希望的，就像这个黄油面包片的故事。萨拉来见犹太教主持，对他说：“啊，真是一个奇迹！今天早上，我的面包片掉在地上，可涂有黄油的一面并没有朝下！”主教回答道：“我的小萨拉，那是你涂错了面。”<sup>①</sup>

我的诊断是不可知的

我像一个嗜碱性细胞，脱去颗粒(dégranule)

我像水那样保留着你的记忆，那是在人类遗传

---

<sup>①</sup> 此故事出自一则关于犹太教主持的幽默笑话，原文大意如下。小女孩萨拉有早餐吃面包片的习惯，每次不小心面包掉地的时候，都是涂有果酱的一面朝地。有一天，面包片掉地时却是另一面朝地。于是她问主持是不是上帝显灵，可主持回答说：“那是你涂错了面。”言下之意是并非上帝显灵。



研究所(Igh)中,当溶液被稀释到 120 状态时,其最后一个分子的记忆<sup>①</sup>

我就是最后这个分子

我就是那个着了魔的嗜碱性细胞,脱去颗粒

我就是保留你记忆的那种水

在与男人分离后,一个女人怎样重新变得让男人垂涎欲滴? 这还是个谜。除非有一种使分离永恒的欲望。在离开自己身体的时候,有些人会在身体前面看到一种回溯性的耀眼光致。

灯塔的亮光下,一群熙熙攘攘的身影,人头攒

---

<sup>①</sup> 1988年6月,著名的英国《自然》杂志曾发表法国科学家本维尼斯特(Jacques Benveniste)的发现:在把 Ige 抗体的溶液稀释 10 的几十到上百次方倍之后(理论上已经与纯水没什么两样),抗体的活性却依然保留。换句话说讲,水保留着曾与之接触物质的特性。这种理论又被称为“水记忆假说”。作者在这里借用了水记忆的现象,但与生物学实验本身可能有误差:Igh 是人类遗传研究所,而 Ige 是一种抗体,似乎是搞混了,但也可能是故意为之。

动，笼罩在海洋上升起的雾气中，这是一些虚假的躯体和面孔。男人们蜷缩在远离炎热的地方，在夜幕降临时又重新露面，坐在一串串被割了喉的鸡、冒着烟的内脏和木炭火堆的周围。两个女人在沙丘上跳着肚皮舞，召唤人们走向死亡的循环。没有人工照明，只有沉默的骚动。脸庞、眼睛、衣服、牲畜、卡在喉部的语言、发自内腔的痛苦，还有瘟疫的大杂烩。所有的一切，即便是女人的绰影、窃窃的私语、有海水味的亚麻布帘或欢声笑语，一切都拥有潜在的暴力，听从着某种原始的指令。这是穆斯林家室和奥斯曼后宫的那种命令。

从森林那边突然飘来阵阵浓雾，沿着斜坡穿过一排排旅店，从一个落地窗飘向另一个落地窗。雾气笼罩着家具陈设，在被风吹散之前，在镜子里投下缥缈的白影。

一切让我们焦躁不安。从人类种群的角度来看,我们可能会自责,即相对于我们所做的事情来说,我们的生命是否太长了。

一个杂技团的事故,一位老妪的心肌梗死,一枚爆炸了的火箭,一片掉地的瓦砾,这些都将引起对重大责任的追究。人们或许喜欢真正的罪行,即激情的后果,而不是污染的后果;应当是病痛的结果,而不是预防的结果,也不是意识发育不全的人模拟手淫的结果。

烦恼就是这样运作的,如同一个缠人的寄生物,干扰着将我们与生活连接起来的大脑电话线。就像是某样东西,它在生命的某个角落不停地死

去。就像布扎蒂<sup>①</sup>作品里的那个男子：他晚上回家，在过道里不小心踩死一只蟑螂。于是他彻夜不能入睡，妻子高声胡语，公鸡半夜打鸣，小狗狂躁不安。他爬起来，在过道里踢倒，正好压在蟑螂上面，那蟑螂还在垂死挣扎。这一次，他把蟑螂给彻底压死了。于是，屋里平静下来，妻子重新熟睡，小狗停止狂吠，一切恢复了平静。

随着命运在复杂技术中的逐步外化，冷漠也随之增长。

所有基因和医学的操作都在试图揭示人体的奥秘，结果却使人们对自己的身体漠不关心。

所有激发思想或激化思想的技术，结果只能让思想对自身不闻不问。

思想连接是一项令人不堪的重负。

---

<sup>①</sup> 布扎蒂(Dino Buzzati, 1906—1972)，意大利记者，小说家，“神秘现实主义”的支持者，其中篇小说反映了日常生活中的怪异性。代表作品有《鞑靼人的沙漠》(*Il deserto dei Tartari*)等。

水的记忆与粒子的不可分性,还有关于黑洞的假设(这一切又秘密地相互关联着),这构成近年来科学献给想象力的一份最美的礼物。尽管这种功能几乎永远不可能实现,但从今日起,这个功能却是真真切切的,像是思想的一个暗喻。

古老的城市都有一段历史,美国的城市经历了一种野蛮的扩张,那真是一些没有城建顾虑的城市炸弹。而新兴的城市却没有这些顾虑,它们既梦想拥有那不可能的过去,又向往那不太可能的城市爆炸。

两个对立的人造物。一个是野蛮的,即美国的进程,是价值的变迁和交替;另一个是令人惭愧的,即欧洲的价值重建(文化适应,新城历史化,普遍性

定型)。此外,美国或许不能再作为野蛮形式的理想典范,或许它正在堕入提升了的形式?

行动抑或敲诈? 投票、请愿、团结、信息、人权,等等,所有这一切,人们以个人勒索或广告讹诈的形式,温柔地对你进行掠夺。

NO NO NO 视频。在空无一人的大厅里,有个人在屏幕上一边跺着脚(循环放演的电视),一边叫着 NO NO NO! 这种状态一直持续数个小时,就像一个不愿罢休的小孩,或是一个绝食的人那样喊道:要火腿,没有;要汤勺,没有;要桌子,没有。

大部分时间,人们看不清他的面孔,因为他和所有的否定者、诅咒者、诽谤者一样,永远也挪不开脚步。他时不时地抬起眼,张开嘴,人却一动不动——他会停下来吗? 他会虚脱吗? 绝不会,他又重新喋喋不休地喊道——NO NO NO NO!

这是对我们所有被压抑的愤怒的神奇否认，产生一种怪诞的视觉。看他一小时是多么轻松啊！应当把他安置到银行、营房和避难所的所有大厅里。

五个监视器上同时播放着普莱西德湖<sup>①</sup>的冬奥会、撒哈拉沙漠的海市蜃楼、市郊的胡作非为，还有健美运动那迷人的技术。舒适的氛围，柔和的灯光，人们陶醉在无休止的电视光谱营造的甜美温柔中，这温馨的感觉不亚于机场小教堂里两个航班之间的祈祷。

如果说世世代代的农民一辈子劳作不休，那应该给他们算算，他们花费的体力应该折算成多少

---

<sup>①</sup> 普莱西德湖(Lac Placid, 英语为 Lake Placid), 位于美国纽约州, 第三届(1932)及第十三届(1980)冬奥会在此举办。

休闲。

祖父到去世之时才停止劳动：他是农民。父亲在到年龄前就停止工作：他是公务员，所以提前退休（他患上了致命的疑难症，换来的却是提前退休，或许他命该如此）。我呢，从来就没有开始过工作，原因是我很快落入一种边缘的境地，一种长期休假状况：我是大学老师。至于孩子们，他们还没有生孩子。这样，这条人生链已经持续到了懒惰的最高阶段。

这种懒惰具有乡村的本性。它建立在论功行赏和“自然”平衡的情感基础上。永远不应该做得太多。这是一条适可而止和尊重的原则，应该尊重劳动和土地的等值回报：农民付出了劳动，而剩下的应该让土地和神灵来奉献——即最主要的东西。这就是尊重非来自劳动之物的原则，永远不能从劳动中得来什么东西。

这条原则会引起对宿命的某种偏爱。懒惰是一种宿命的战略，而宿命是一种懒惰的战略。正是这种偏爱，使我对世界同时抱有极端主义和懒惰的



看法。不管事情如何发展,我不会改变这种看法。我讨厌同胞们的积极活动、创新动议、社会责任、雄心壮志和相互竞争。这些都是外生的、城市的、高效的和雄心勃勃的价值。这些都是工业的品质。而懒惰,它是一种自然的力量。

在他们或她们身上,总会发生一些事情。事件、怪事就在他们身上发生,就像瞬间的物质诱惑。只需和她们在城里散散步,就会唤醒各种各样的突发事件。其中不乏淫乱之事,邪门歪道。我呢,压根就没有这种恶魔般的冲动。除了有一次,我与“死亡擦肩而过”,在我邻近的周边,似乎没有真正发生过什么事情。命运在哪里前进,哪里就是静悄悄一片。我具有的唯一天赋,就是破坏机器,尤其是电子设备。我拥有一种否定的流体,一种惯性的流体。当然,在这些恶魔般生灵身上发生的事情,大部分都属于接触性歇斯底里的范畴,但说到底,他们身上最终还是发生了某些事。而其他的人只